

永樂大典

卷六千五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三

乙惠王 十有八年

注見寬纂疏齊桓十年晉獻公僖元年衛惠二
十四年祭長十九年鄭厲二十五年魯莊二十六

年陳宣十七年杞共五十年
年秦德二年楚文十四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預注
無傳不

書日官失之。重言日有食之凡二十六。詳見隱元年。孔穎達正義疏
注不書日官失之。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書朔。脫

也。何休注。是後戎化中國。晉蔽鄭瞻。夫人如苦。淫泆不制所致。徐彦
疏。注是後戎化中國。解云。即下文夏公追戎于濟西是也。注晉蔽鄭瞻

解云。下文秋有或走。注夫人至所致。解云。即下十九年秋夫人姜
氏如莒之屬是也。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為之食。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

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范甯注。王制曰。天子去冕而朝日於
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
為一月。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

屬前月之穠。故穀梁子不以為疑。陸德明釋文。朝。直適反。處。昌慮反。
揚士勛疏。注王制至夜食。釋曰。此先禮記王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

之法制。非謂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
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王藻云。皮弁以

附朔於太廟。與太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
有。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發疾云。立八人之不見

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畏也。故天子
朝日。諸侯朝朔。釋文。長。丁人反。葉夢得獻。不言日不言朔。說已見左氏。夜

食而朝見之。固食朔矣。何以謂之夜食。夜中星隕。此可見也。故書夜食。食
於夜中。此不可見也。故不書。豈有不記其可見而記其不可見者乎。凡書

日食以魯書。不以周書也。既曰諸侯朝朔。則不朝日。其食非所見矣。亦不
得以王者朝日為義。張洽集註。不書日朔。俱失之也。劉敞權衡。穀梁曰。不

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詳。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
待矣。鄭玄強為文過。不亦誣人哉。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即

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足驗其食。非朔日食何耶。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曰。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月月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以迷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日食之例。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二日。孔子以曆者之失。因而畧之以正後世之曆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亦少也。穀梁曰。夜食也。何休非之。當矣。杜預會義。日食義見隱公三年。杜註。見前杜預註。何休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隱二年日食不書朔。王夫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曆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

水樂大典卷之五百四

二

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此年古今異。不入蝕法。則其為變大矣。東萊呂祖謙集解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泰山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慈湖楊簡傳不書日。官失之也。漫也。春秋之亂。皆由于慢。易家鉉翁詳說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歟。穀梁曰。見前。鄭氏曰。見前范甯註。穀鉉備忘。穀梁謂不言日。夜食也。劉氏駁之云。穀梁言諸侯朝朔則是。以夜食則非。胡氏云。非精於曆數者不能考。然杜注春秋以長曆推之。恐非夜食。姑闕疑焉。孫氏曰。見前孫氏集註。程端學本義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孫氏曰。見前龍學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不言日。上諸侯朝朔。愚謂日而夜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獨不可言某月某日夜。日有食之乎。劉氏曰。見前劉氏權衡。俞阜集傳釋義。不書朔。不書日。缺文也。穀梁傳見前趙方集傳。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戒。左氏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注。王之親辱。后始

則行饗禮。尤置醴酒。亦不忘。故飲宴則命以幣物。賓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陸德明釋文。醴音禮。有音入。重言王饗醴命之有。倍公二十五年。又倍公二十八年。王饗醴命晉侯賓。孔穎達正義。注王之至備設。正義曰。王饗醴命之有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賓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厚。后始則行饗禮也。酒五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持。如今恬酒矣。盎猶煎也。成而煎蒸。白而色。醕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九濁。然則以其无濁。故先置之。亦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黍。以為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亦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備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王馬是也。傳稱饗醴命有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有者。命在下。以幣物賓助。倍二十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四

八年。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皆賜玉五駟。馬三匹。非禮也。註雙玉為駟。駟音角。字又作珪。珪法。雙玉為駟。正義曰。蒼頡篇。駟作珪。雙玉為駟。故字從兩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註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借。子夜反。珪註侯而至人禮。正義曰。執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為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為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者。假借皆為去聲。要義。王親群后。饗醴命有獻酢酬。及酬幣命有之等。魏公晉侯。同賜。是以禮假人。並見前。林堯叟。句解。十八年。十七年。晉武獻公。俱制于周。王饗醴。王為二君設饗。置醴酒。命之賓。及至飲宴。則命以幣物。賓助其歡也。皆賜玉五駟。雙玉為一駟。二君皆賜玉五駟。故音用。人作珪。馬三匹。馬皆三匹。非禮也。非命有之禮也。王命諸侯。言王命諸侯之禮。名位不同。公侯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八命。侯伯七命。不以禮假人。不以禮假借於人。今晉侯與魏公同賜。是以禮假借於人也。東萊呂祖謙。傳說。魏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賓。皆賜玉五駟。馬三匹。非禮也。

晉之來朝。所以謝王命一軍之賜。然晉是侯爵。號是公爵。此甚分明。何故却一般與他。蓋晉強號。所以如此。東萊呂祖謙博議。王賜號公。晉侯玉馬。出處見前。在氏傳。主意此為名分。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己有。而輕以假人。以天正統。本尚書天秩典禮一語。吏之守幣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幣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幣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正統。甚為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人君不當認為己有。特寄人君俾守之耳。一為土意。與地廣輪之傳。橫曰廣。廣曰輪。此言土地之大。版籍生齒之繁。版籍。民數也。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兵甲卒乘之雄。多曰卒。車曰乘。此言軍旅之強。象犀金縢之富。皆君有之。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九州全付於人君。惟各於名分何耶。蓋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為己物。人不題事。輕以假人。而不甚惜。惟誤視為己有。故敢輕以假人。當號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禮王使虢公命西次武公為晉侯。至此年惠王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四

四

新即位。晉獻公亦初立。故號公與之俱。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憚然。於是等其玉馬之數。皆賜玉五鼓馬三匹。不為之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為以秩。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皋陶謨。主意蓋本於此。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因分之尊卑。為數之多寡。皆天秩之自然。假天之秩。以為私惠。誤視為己物外。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天本寄我。而我以私意亂之。人心無厭。惟禮可以為之限制。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虢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以不假專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賜公侯無隆殺。後數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隨之舉。極地。通曰。能果欲假王之禮。天子養禮用隨。公侯以下皆懸棺。而寔今晉文請隨。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刺廬則及床。刺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惠公許以侯借公。故晉文敢於僭王。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士尊之分。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至卑之分始守。其下所其衛其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所以全天子之分。况公侯之近且貴乎。公侯於天子為近。可不謹乎。吾觀儒者之議禮。立結尾一段。意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四

問。言儒者以禮禮志。非持較公侯壁馬之多寡也。原本題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席。主席。此出記禮器篇。所爭者纔再重耳。此言爭於毫釐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出禮記。上所爭者纔二尺耳。此言爭於尺寸之間。由庸人而觀。庸常也。猶言自常情而觀。天子諸侯之分。君尊臣卑。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席殊而所爭微細。何儒者之迂邪。設疑謂議禮者似乎迂闊。大隄雲橫。此譬喻以解釋上意。隄累土石為之。以防水厄。屹如山岳。雲橫以言隄之長。山岳以言隄之高。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前再重一尺之類。言有之不足。增隄而使之高。無之不足。損隄而使之平。然水潦暴至。雨水泛漲。勢與隄平。水勢之高。漸與隄相等。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時而可見尺寸之土有功於人。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免隄溺之患。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極言其功之大。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昏墊。謂氏昏因而溺於水。尺寸之禮。可以遏借亂之源。借亂。謂始於借禮。終成篡奪之亂也。此言儒者爭於毫釐尺寸之間。所關甚大。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非儒者之迂。勢也。洪濬紀。詠名位不同。名位公侯實不同。朝王饗燕事從豐。有賜玉馬。皆均賜禮數。從茲假辟。

永樂大典卷六五〇四

五

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按湛露。天子燕諸侯。詩曰。在彼豐草。喻同姓諸侯。號晉皆同姓也。

左氏傳。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杜預注。號晉。鄭伯人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據。皆在周。倡義為王定命。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吉。陸德明釋文。為王于偽反。實惠后。注。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林堯叟。句解。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號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據。皆在周。倡義為王定命。陳媯歸于京師。陳人敬從。故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止齋。陳傅良。章指。號公晉侯。朝王。王。陳媯歸于京師。上公逆后。協禮不書。見桓九年傳。例非是。實惠后。為王子帶起。傅東萊。呂祖謙。傳議。原莊公逆王后于陳。此為論人心。不可有所蔽。蘇公奉子頹。見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之圖。以為國。違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于禽。悅踞。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違伯。石達。詹父。子禽。悅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然所伐周。冬立子頹。王處櫟。見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之不舉。而况敢樂楊乎。舒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號公納王。見莊二十一年春。齊命于頹。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魯自虎牢以息。原伯曰。鄭伯欲死。其亦將有咎。會于首止。見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見僖七年。冬。周。月。惠王崩。襄王。惠太叔之難。懼不止。不發食。而告難於齊。盟于泚。見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泚。左氏云。謀王室也。王子帶召戎。見僖十一年。夏。揚。拒泉。卑。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焉。秋。晉侯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見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改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仲孫湫言王子帶。見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于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滑人叛鄭。見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富辰

永樂大典卷六十四

六

請召王子帶。見僖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偏比其鄰。昏因。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烏能怨諸侯之不位。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吏告難。見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逐。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有俞。備師代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之。子玉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頹叔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北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上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濕。冬。王使來告難。曰。不殺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鄭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介問官守。王使簡師。又告于晉。使左師。父告于秦。晉侯納王。見僖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未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晉侯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濕。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溇。殺之于隈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有。天下之

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于頹。篡奪之禍。而復寵于帶。鄭伯身見于頹。偏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于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陷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怠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莊蔽於侈。故雖近見偏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者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使鑿數百年之筮。責幽厲使鑿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勢在前而不覺。數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洪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大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持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

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于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于帶之禍。世皆悔富辰于帶之失也。惠王夫位於齊。桓霸諸侯之時。襄王夫位於晉。文霸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于帶。本無可悔。齊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謙功之小。而厭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厚。號而薄。鄭與。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文。本紀人情。宜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疎。于帶之不可絕。故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于帶何自而成其惡業。苟與狄通。雖無于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本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

乾。曰乾。本功。奴高車部也。安標山。凡。肅宗。稽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輕功。時
人。冠道。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假契丹。後。舉兵。滅唐。而
據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
丹。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
國者。亦。豈。有。子。帶。之。蒙。召。之。耶。為。累。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
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
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
霸。天。下。鄭。號。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
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
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夫。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
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
桓。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
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夏。公。追。戎。于。濟。西。杜預註。戎。未。伐。晉。公。遂。之
於。濟。水。之。西。何。休。註。以
兵。遂。之。曰。追。陸。德。明。釋。文。濟。于。檀。反。林。允。史。曰。解。濟。西。濟。水。之。西。魯
始。治。戎。

水經大輿卷之五百四

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預註。戎未伐晉。晉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
言其來。重言諱之也。凡八。僖元年。文二年。文十八年。宣七年。成十年。襄
三十年。昭十六年。孔穎達正義疏。註戎未至其來。正義曰。傳例有鍾
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晉人不知。宜無鍾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
入魯。魯人不知。去而追之。又無其獲。遺棄不備。侯不在疆。所以為諱。諱此
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林允史曰。解不言其來。不言戎之來。伐
代諱之也。戎未伐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葉夢得說。此但
言其過我而躡之。以見貶爾。言夷狄者。初未嘗以中國與之敵。天王敗績
于茅戎。且不諱。戎未嘗何足諱乎。趙汭補註。諱之也。夫曰。追。明已去
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何休註。據公
追齊師。至都來齊使也。徐彥疏。註。據公至使也。解云。即僖二十六年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都弗及是也。大其為中國追也。註以其不限
所至。知為中國追也。陸德明釋文。為中。于。為。反。註及下皆同。疏以其至
追也。解云。公追齊師。至都。依其所至。乃追自。為已追。故知如此。此未有
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註
據公追齊師。至都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註。大。公。除。害。思。及。濟。西。也。言大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四

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註言大者至賞也。解云。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賞矣。註追例時。解云。即此大是。而倍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未下。不蒙日月。兼夢得徽。右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躡之。爾。穀梁傳。其不言我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我過於我也。范甯註。通猶近也。不使我得過近於我。故君入竟。望風逃去。陸德明釋文。濟。于禮反。濟水名。通知守。通近也。一本作介。音界。亦近也。竟。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註言我遠未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如其審然。釋文為于。偶反。兼夢得徽。非也。說已見公羊。我而公自追之。雖至于濟西。亦何足以為大。范甯謂我遠未至濟西。以有徒衆為大。若是則我本不至。而公即之于濟西。何以謂之追。非傳意也。胡安國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我。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我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聞戰而明政刑。注。先寬暴疎。按春秋書追者。二。追我濟西。其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鄆。誠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未幾不免預備。我備過於未。至於我至境內。又不免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逃。乃輕千乘之責。購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杜氏曰。見前杜

永樂大典卷六五〇四

九

預註。孫氏曰。先孫復尊王。發微。啖氏曰。見陸渾。纂例。劉氏曰。見劉。敵意休。及權衡。高氏曰。見息。齊高閔。非註。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董仲舒。繫露。城國為。曰。齊桓幽之會。魯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見魯莊公。孤獨而莫之救也。陸渾。纂例。啖子曰。去社稷。遠追我危。公陸渾。辨疑。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子曰。據書曰。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曰。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為中國追也。穀梁云。不言我伐我。不使我過於我。按言追。明已去而逐之。不言使伐。不覺其來。爾。無他義。公穀又云。言濟西者。大之也。按書。濟西。讎遠追。爾。言大亦無義。孫復尊王。發微。乘倍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使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逐之也。書者。諱內無我備。劉敵。傳此。未有言伐我者。其言追。何逐之也。逐之則曷為不言其來。不言其來者。唯欲逐之也。曰。開之以虛。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云爾。為諱也。其言于濟西。何不及也。不及則曷為不言其不及。我過矣。遠矣。為諱之過也。劉敵。意林。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况又不勝乎。况君之於其民也。國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燼。且沒而施巧變哉。劉敵。權衡。左氏曰。不

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我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我來侵魯，必有兵來，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我能傳羽檄，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退，魯無緣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取於國，諱之可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為常，魯安得恥之，而安得諱之？即之戰，不言使伐，以謂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使伐，又以謂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相反？若此哉。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鄆，以立衆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何足據乎？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適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適於我之末節，如此反為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求以明不使戎適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適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蘇頌濱解不言戎之使何也，未及使而追之，追之而去。

水經大略卷六十五百四

兵未嘗交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追二，皆寇已去而追之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不及。先言侵而後言追，蓋侵事已成，既去而追之。公追我于濟西，不言戎之使何也。但曰追者，蓋戎未為寇，以我備之而適去，兵無所加。但追之而已。春秋書追者二，皆禦之也。禦我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禦之道素脩，則彼必不來。來不為寇，去則已。又追之至濟西焉，公不能使之不來而徒追之也。齊人侵我，追之至鄆，我禦敵之道不脩，而至于見侵於其來也。又無其備，至已侵而去，又窮追之。凡追皆罪之也。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按文七年書狄侵我西鄙，未嘗諱也。公羊曰：大其為中國追也。按戎入中國久矣，魯小國自保不暇，何能為中國追乎？此非也。穀梁曰：不使適戎於我也。案戎實至魯，兵無所加而去之，故不曰侵我也。安得曰不使之適我乎？又曰：為公之追大之也。按書追所以罪公不能使之不來耳。何大乎？西書雀于方經解其言追戎于濟西何？蓋戎非伐我也。過我于濟西，公聞其過而追之，期於濟西而已。故先不言伐我，而後亦不言弗及。則異乎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也。傳者謂不言其來諱之，且戎伐我，於我未有損焉，何遽諱乎？至於書狄伐我，又何以不為之諱也。夫戎之過我，未為有罪，且亦疆場之事，而公固自追之，見公之輕身而

妄行故不月以見。漢杜預會義折衷曰：諸侯用夷禮於中國，中國絕之。伐中國，中國恥之。故春秋書我夷與書諸戰，伐異，我與王師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蓋王者之尊，以自敗為文。戎侵我疆，不曰侵，而曰公追我于濟西，蓋為內諱，而以自追為文。荀曰：戎未侵，預禦之于濟西，必書公追我于濟西，得不益大之也。莫追之有，既曰追，則是戎入疆之後。公禦之，我追而追，至于濟西明矣。左得其旨，較近之。摘微曰：春秋尊中夏，不使戎狄侵擾，故但書追，不言戎未侵伐之也。集議見僖二十六年，諤曰：春秋之時，戎狄雜擾不一也。今公追之而書曰公追我于濟西者，其畧之之辭歟。春秋之例，伐戎狄不言戰，因錄內以見義。猶曰中國之諸侯驅之逐之，見夷狄可卻而中國交入矣。今未有言伐而言追者，豈非托文以大之耶。左氏公羊殺梁曰：各處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見前孫復專王發微，葉得夢傳濟西內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于濟西，蓋過我而躡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躡之，蓋出不意以俾其功，掩不虞以來其利。以莊公為緩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躡之則不責其不及也。息齋高閔集註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

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遂奔不速，遂奔不速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上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人不覺其來，戎兵既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直書追我，以見魯人無疆場斥候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夷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鄆，是寇及境而遽退，非不知其來也。止齊陳傅良後傳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我于濟西，則戎未侵可知已。書公會晉師于瓦，則晉來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言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為盟齊宋書，有事于大廟，為卒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慈湖楊簡傳見疆場之無備，追冠之太速也。寇至有以待之，寇至不追，正也。端明戴溪講義隱桓之世，再與我盟，則戎之狎習於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謂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狄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為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豺狼之性，畏威則遠遁，豈盟誓所可結哉。平齋洪咨夔說費誓為徐戎所作，任蔡同日，何其嚴也。而隱

桓下與會盟。甚至伐天王之使以歸。無敢問者。陸梁非一日矣。公因其未
侵。追之于濟水之西。凜然懼索之意。知會戎之為可恥。則知追戎之為可
大矣。黃仲奕通說不言戎侵伐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木訥趙鵬
飛經登魯有戎患。非一日。爾伯禽之初。不免與費誓之師。自入春秋。隱桓
皆會而盟之。蓋虞其為疆場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
不脩戎備。其未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益也。春秋之
書追者二。齊人侵伐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
伐。不覺其未也。不覺其未而追之。戎備虛矣。李俞集義程頤曰。備預不虞。
武之善經也。戎未使魯。不書者。不知戎來。既去而公追于濟西。其無武備
甚矣。是危道也。謝澆曰。寇去而逐之曰追。不書戎未侵。不知也。戎備兵
入寇。其去也覺而追之。備守不嚴甚矣。危國之道也。故君子於既濟思患
預防。於萃除戎器。戒不虞。明此。見前胡安國傳家鉉翁詳說。左氏曰。不
言其未。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未。此一
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何也。大
為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毅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
戎會戎。皆不為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毅之說是

水經大輿卷六十五百四

也。公若使大夫帥師以往。則為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
於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為重
事。諸侯為天子守土。疆躬擐甲。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懷夷狄。以固諸夏。
此職分之所宜為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逃卻。
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
能及也。溪堂先生文集言追而不言侵伐。雖曰尊中國。然先王之於戎狄。
未則拒之。去則不追也。追戎至於濟西。又以戒後世窮討深入之弊。故鉉
備忘左氏注。跡及啖氏孫氏程氏黎氏石氏經筵。皆以不覺其來。無戎備
也。去遠而追之。危道也。公毅大之說。非吳澄纂言戎即隱公桓公與之盟
者。追請於其已退而躡其後以逐之也。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我適追。故
魯莊以兵逐追逐之。至於濟水之西也。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祭做程端
學或問。或問公追戎于濟西。兩孫氏兩劉氏康侯高氏諸儒。皆謂魯無預
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非衛萊氏諸儒。又謂戎不為寇。過我而躡之。為
出其不意。以倖其功者。然予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
戎。故意之而為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遠追戎耳。夫公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四

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鄆。我雖不同。而語意相似。長勺與鄆之役。說者不聞。漢晉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戎而識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年。經曰。公追齊師于鄆。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不及也。李康會通。按經書追二。又見僖二十六年。左氏公羊。較梁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俞。畢。集。傳。釋。義。戎。即。魯。與。會。于。潛。盟。于。唐。之。戎。也。濟西。濟水之西。魯公追之至此。識其未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速也。而公較皆曰大之。非也。左氏公羊。較。梁。傳。見。前。啖。氏。曰。見。前。陸。淳。辨。按。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汾。集。傳。戎。不。言。來。追。不。言。弗。及。略。夷。狄。也。據。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弗。及。悉。書。梁。寅。考。義。為。國。者。慎。守。封。疆。申。嚴。武。備。使。戎。狄。畏。威。策。之。上。也。既。犯。邊。境。捍。而。逐。之。使。不。敢。入。其。次。也。今。營。之。於。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是。素。無。備。也。斯。為。下。矣。李。衡。集。說。著。曾。莊。為。國。無。警。備。以。致。寇。左。氏。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注。免。寬。曰。見。前。兼。疏。公。羊。曰。見。前。秋。有。蝥。杜。預。註。也。蓋。以。舍。沙。射。人。為。災。陸。德。明。釋。文。蝥。本。又。作。蟻。音。或。本。單。謂。之。射。工。短。狐。本。又。作。斷。同。丁。管。反。狐。又。作。孤。音。胡。射。人。食。亦。反。孔。穎。達。正。義。疏。

水樂大典卷六五〇四

注。蝥。短。至。為。災。止。長。曰。較。梁。傳。曰。蝥。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蝥。如。蠶。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蝥。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德。明。詩。義。疏。云。蝥。短。狐。也。一。石。射。景。如。蠶。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光。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舍。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疥。瘡。云。偏。身。復。復。或。或。故。為。災。沈。氏。云。此。有。蝥。傳。重。發。例。者。以。蟻。蝥。與。蜚。同。是。害。木。穰。此。蝥。則。若。人。故。傳。特。發。之。要。義。蝥。如。蠶。二。名。射。景。見。前。正。義。范。甯。詩。義。疏。短。狐。也。蓋。舍。沙。射。人。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若。不。諫。厥。各。國。生。蝥。釋。文。蝥。本。亦。作。蟻。音。或。短。狐。本。單。謂。之。射。工。射。人。食。亦。反。下。文。同。楊。士。助。疏。傳。秋。有。蝥。釋。曰。洪。範。五。行。傳。云。蝥。如。蠶。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蝥。也。陸。德。明。詩。義。疏。云。蝥。短。狐。一。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舍。沙。射。人。入。人。皮。肌。其。瘡。如。疥。范。引。經。房。易。傳。則。與。五。行。傳。說。異。又。云。蓋。舍。沙。射。人。則。與。陸。機。說。或。同。也。左。氏。傳。為。災。也。重。言。為。災。也。三。莊。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葉。夢。得。漱。石。非。也。此。亦。以。異。記。中。國。所。無。爾。說。已。見。有。蜚。東。萊。呂。祖。謙。傳。說。秋。有。蜚。為。災。也。大。凡。春。秋。所。書。皆。是。本。地。素。無。有。

而忽有鳥者則書。如有蜚有鸚鵡之類是也。清沈同洪濬紀誅有蜚為災。有蜚為災出水中。含沙三足短狐同。履陰射影如鏡。譜請記蘇公刺暴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按說文曰。蜚有三足。以氣射害人。玄中記曰。蜚長三四寸。陸法言曰。蜚短狐蟲。狀如龜。含沙射人。久則為害。生南方。洪範五行傳曰。蟊如龜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出蟊。陸機曰。一名射影。如龜三足。江淮中皆有。枝人影。則殺人。或云。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曰。為鬼為蟊。則不可得。三傳皆作蟊。詩與韻皆作蟊。俱為或音。射音食。亦切。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馘馘之。以焚石投之。注曰。水蟲。孤蟊之屬。王應麟因學紀聞。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蟊。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蟊。爾雅食葉蟊音持。爾雅生蟊肥郭璞注。蟊。即負蜚。吳縣劉欽曰。負蜚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彦稱有舊本山海經說。望虞湖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以此物。若足蟊。不當云有。謂之步可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蟊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音為。鄭禮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陸德明釋大。蟊音或。短狐也。或謂之射子。音食。徐彥疏。注蟊之猶言惑也。解云。即五行志云。蟊猶惑也。者是。注其毒害傷人。

水經大輿卷之五百四

十四

解云。即五行志云。能射人。甚者至死是也。注形體不可見。解云。即羊木志云。在水中。能射人影。即此是也。注言有者。以有為異也。解云。謂昔先無蟊。今乃有之。秦昭二十五年。趙書有鸚鵡來巢。今此不書。未者。亂氣所去。不從外來故也。穀梁傳一有。一曰。有。蟊。射人者也。陸德明釋大。三音無。又如字。楊士勛疏。傳一有。一曰。有。釋曰。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云。魯國無是也。今以為一有。一曰。有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螣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上十七年云。多康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螣不言多者。螟螣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與於蜚蟊與康也。葉夢得獻此。直謂中國所無。故曰有。若曰一有。一亡。則螽螟何以不書有乎。胡安國傳。蟊所無也。故以有書。或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嘗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注見菟菟。菟。佃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蟊。陰物也。康。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得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惡長。上弊矣。此惡氣之應。去菟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菟。菟。菟。乃物異之惡者也。解風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

之慮。士聲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去。聲消。小人善。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纂疏按春秋書螟螣。依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虞。有或。有蜚。有鴆。禍未集。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未。亦能救矣。或謂螽斯。以古緯較之作。蟻。即蟻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斯。皆不言有。此書有螽。則為異。而非蟻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孔氏正義。見前孔穎達正義。張氏曰。見張洽集註。張洽集註。螽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虞者。迷也。螽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閭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平。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山陰陸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劉敞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蘇頌濱解。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龍學孫覺經解。蟻含沙射人之虫也。有則為災。故書有。有者。不宜有者也。穀梁曰。一有一亡。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螽非所宜有。以有為災也。至於螟螣之為害。則多與有不足。以言之矣。杜預

會義。有要曰。此經文誤。而杜終解也。按爾雅。蟻短狐也。含沙射人影。蓋出矣。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春秋災異。螟螣之類。有害嘉穀。則書之。此知經文誤者。於文非螽。乃或字也。皆由繆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耳。爾雅食苗心蟻。食葉或食節蟻。食根蟻。皆記所害之由。是以有蜚。有或。或螽。或螟。則書之。故傳曰。秋有螽。為災也。蓋秋苗將成。而螽食其葉。使不盡茂。是為災。故書之也。求於螟螣。螽蟻之類。豈不明辨者乎。諤曰。春秋詳記災異。雖物之為害。亦書之。今蟻者。傳及諸儒。皆以為傷人之異。而首要又謂蟻為或。是以惡其傷五穀。而書之。蓋亦重民命之一端耳。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指掌曰。同前。孔穎達正義。葉夢得傳記異也。螽與蜚。皆害人之物。螽蟻。中國所無也。鸚鵡。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息齋高閑集註。蟻短狐。能含沙射人。生於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文非蟻。實蟻也。亦作或。或或。而公羊亦作螽。豈非繆簡夫傳因亂。而為蟻歟。蟻。即蟻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螽。胡楊簡傳書災異也。含沙射人。端明戴溪講義。蟻之為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蟻有鸚鵡。皆紀地氣之變也。平齋洪咨夔說。短狐以含沙射人為災。前所未有也。

賦臣之惡。隱而未動。而象已兆矣。黃仲夫通說杜預云。蠶。短狐。含沙射人。影為災也。或謂短狐之蠶。蓋出矣。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蠶當作或。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蠶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為異也。爾雅。蠶食葉曰蠶。若使是或。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木訥趙鵬飛經。蠶含沙射人。蓋亦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蠶雖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可以見人君之德。不可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日感之。聖人不可微不書。欲人君之謹所感也。李俞集義謝澧曰。蠶。獸之為人害者也。蠶不宜有。有則為災。冬多蠶。夏戎至。秋有域。皆政事荒弛所致。故書。胡安國曰。見前。呂祖謙曰。見前。朱傳。說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射人為災。疏云。一名射影。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於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召末年之禍。蠶為之先矣。黃震日抄。張氏曰。蠶名短狐。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左氏曰。見前。敬鉉備忘。蠶南國所有。魯舊所無也。凡舊所有。則曰有。或曰生。或舉其石。皆以災異則書也。舊所無。則書有以異之。蠶之狀。先儒多言水中短狐。似蠶。含沙射影為毒者也。左傳注。疏及穀梁注。毛詩陸機之疏。皆同。其致之與應。蓋南方所有。傳謂淫亂之氣所生。是胡氏取之意。豈文姜所致邪。蘇氏經筵皆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四

是任氏又云。為鬼為蠶。乃饒佞之應。陸佃曰。見前。胡安國傳。程端學或問。曰。有蠶。齊氏作或。爾雅食葉曰蠶。蠶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矣。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皆由繆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曰。有是。未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蠶但曰蠶。螟但曰螟。未嘗書有也。糜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蠶之為物也。非所當有而有者也。且蠶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程端學辨疑。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蠶射人者也。此地本無。而忽有之。則為有。一有一無之說。未詳也。李廉會通。按記異書有三。此年有域。莊一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為有鸛。鶴。朱巢公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徽義曰。蠶。生於秋。含沙射人。為害於隱。陰淫之兆也。按洪範五行傳。蠶如蠶。三足。或謂生於南越。其地多蠶。詩云。為鬼為蠶。則不可得。故以異而書之。噫。世衰道微。陰慝並作。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物雖至微。而陰淫之象。驗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梁寅考義。魯之所有。而多則害稼。故書曰多。糜。蠶。魯之所無。一名短狐。能含沙射人。有則為異。故書曰有。蠶。李衡集說。著魯莊無善。冬十月。重言冬十月。政。以致災異之多。公羊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

冬十月

重言冬十月
十三詳見

永樂大典

卷六五〇四

元年杜謬會義一時無事書首時黃震日抄書以備四時之終

左氏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闞緡尹之杜預註惟闞石南郡當陽縣東南有

權城闞緡楚大夫陸德明釋文緡之中反孔穎達正義陸闞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止也楚官多以尹為名此城惟為邑使緡為邑故曰尹也

以叛圍而殺之注緡以惟叛釋文以叛絕句本或作畔俗字也遷權於

那處注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釋文那處那入作那同乃

多反下昌呂反大昌慮反編必詳反一音步典反使闞緡尹之注闞緡楚

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注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

取之遂門于楚注攻楚城門闞緡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闞緡

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釋文涌音勇水名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

巴人因之以伐楚林克史句解初楚武王克權惟國名克勝也此原元時

事使闞緡尹之闞緡楚大夫尹守惟官名使闞緡為惟尹以守之緡音

氏下同以叛緡以惟叛圍而殺之楚闞緡而殺闞緡遷權于那處遷權之

氏于那處楚地那音儂處上又去使闞緡尹之闞緡楚大夫使故為那

處尹及文王即位四年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楚驚

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巴人被驚而叛伐楚邑之那處取之巴取那處

永樂大典卷六五〇四

十七

遂門于楚未勝遂攻楚城門闞緡游涌而逸闞緡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

而走涌水名涌音勇楚子殺之楚又討其罪而殺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楚武王克權使闞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楚之所以遷之者

緣地勢阻

險情說同

丙惠王

十有九年

注克寬纂疏齊桓十一年晉獻二年衛惠二十五年

宣十八年紀共六年宋桓七年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重言春王正月十二詳

本或分此以下為莊公與閔公同卷家鉉翁詳說是秋周有

子頹之難惠王出居于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夏四月

重言夏四月首時十一詳見桓九年息齋高閔集註連三時無事義見

桓九年

左氏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戰大敗於津杜預註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

地或曰江陵縣有津解遷驚奉弗納遂伐黃註驚奉楚大闞黃贏姓國今

楚文王于公室之地。亦自殺也。鬻拳亦自殺。而葬於絳。皇。皇。家前。鬻
拳自以生守門。故死莫經。皇。欲不失其職。初鬻拳強諫楚子。先時鬻拳為
楚之臣。嘗以事強諫楚文王。傳。上聲。楚子弗從。楚子弗從鬻拳之諫。臨
之以兵。鬻拳以兵劫楚子。懼而從之。楚子恐懼而從其諫。鬻拳曰。鬻拳自
謂。吾懼君以兵。言我以兵懼君。罪莫大焉。人臣之罪莫大於此。遂自刎
也。遂自刎其足。以示劫君之罰。楚人以為大聞。楚子以鬻拳為賢。但就自
刎。不可復用。故以為大聞。若城門校尉之官。關。音。謂之犬伯。以尺伯
其其為。稱示寵異。大音泰。使其後掌之。使鬻拳之子孫常主此官。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君子謂鬻拳可謂以德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以兵
誅君而自刎其足。刑猶不忌。納君於善。既刑其足。猶特進忠諫。不忌納君
於善。此言鬻拳所為。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自白惟楚文王能盡
其忠愛。所以與也。止齋陳傅良章指夏六月庚申辛。傳。見楚辛。猶未見
於經。至文元年。弑君始書之。東萊呂祖謙傳說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
於津。遂鬻拳弗納。或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使不納。
蓋楚正是圖霸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僻蠻小國必
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鬻拳如

何不出來強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便
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強底人。忠於國家。不知其它。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
氏謂之可謂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注云。明非臣法。此一
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却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讀說同東萊呂
祖謙傳議鬻拳兵諫。此篇論進諫之道。出處見前左氏傳。主意人臣
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未之已。而求之君。所以至於
背君以兵也。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惡者
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白。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
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白。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
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
未從。此兩句立一篇主意。諫之道難矣哉。就諫之未善。一句發明。諫之不
至。未善也。誠謂忱實懇切。理之不明。未善也。埋謂敦陳義理。辭之未達。未
善也。辭達則旨意明白。氣之不平。未善也。氣平則言語婉順。行之不足。以
取重於君。未善也。平日操履無玷。然後取重於君。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
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平日議論不欺。然後取信於君。此數者有一
未善。皆未及諫之道。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然起語諫之未善。

亦何暇憂其從否乎。照起語不在君之未從。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引醫為喻。術謂診視。天下之拙醫也。拙醫以喻不善謀者。不憂其病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引將為喻。善謂謀畫。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喻不善謀者。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反說尤猶責也。責君不從。不肯已諫未善。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導謂開導以義理。強謂勉強以辭說。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引入本題。不費力。鬻拳豈欲脅君哉。惟原鬻拳之心。告而不聽。故出於強。謂強諫楚子。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謂強之以兵。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不能反己以盡諫之道。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鬻拳之失正在於此。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出職字入新。吾未能盡其職。諫之未善。是未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強君之從。是越其職。祭在人。享在神。人引祭祀為喻。諫在臣。猶人之祭。聽在君。猶神之享。有孔子而曾不治者。引孔孟事證極明切。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見論語。孔子善諫而魯侯不善聽。故魯不治。然孔子何嘗強魯侯之必聽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見孟子。孟子善諫而齊王不善聽。故齊不治。然孟子何嘗強齊王之必聽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手。此一轉極精神。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

水樂真卷下音四

二十

不肯強齊魯之君者。不肯如鬻拳之強諫。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盡臣職以善吾諫。不越臣職以必君之聽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尚不及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孔孟不敢而鬻拳敢為之。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懼君不納其諫。故主稱兵。幸楚子不以為恃耳。幸而楚子不治。鬻拳恃逆之罪。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懼以兵而不從。先時更有何策可施。不幸為楚子所誅。設使楚子責其伐君之罪而誅之。則陷於逆亂。以臣伐君。大逆不道。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後世之人不復知其忠諫之心。而使見其逆亂之迹。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知懼君以兵非後世可繼之道。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削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心迹二字應上大削足以明其心之忠。以蓋其迹之逆。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直學吾之削足乎。發明上文不可繼之意。削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以見其非可繼之道。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孔孟事君之道是已。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邪。此等處回幹極精神。而兵本皆削去。不知何也。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削足。二者皆非可學之真。壞於前而僞於後。兵諫之迹已壞。故以削足之心修之。關於前而關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既盡鬻拳之

國。苑也。正義曰。家軍職去。國。國。讓。軍。亦。郭。玄。云。樹。米。蘇。曰。國。國。其。與。也。
 持。去。折。柳。與。國。成。十。八。年。華。農。國。然。則。國。以。善。為。之。所。以。樹。米。蘇。國。則。葉。
 輪。為。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國。為。國。邊。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
 註。邊。伯。周。大。夫。釋。文。近。所。近。之。近。王。奪。子。禽。視。跪。與。屠。父。同。三。子。周。大。
 夫。釋。文。跪。米。委。及。而。收。膳。夫。之。秩。註。膳。夫。石。連。也。秩。祿。也。釋。文。收。武。
 周。反。故。為。國。邊。伯。石。連。屠。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註。蘇。氏。周。大。夫。德。王。
 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要。我。國。種。瓜。蘇。國。養。禽。獸。見。於。
 上。義。林。充。史。句。解。初。王。姚。嬖。于。莊。王。王。姚。莊。王。之。嬖。姚。姓。者。也。得。去。寵。于。
 莊。王。雙。音。閉。生。于。頰。王。姚。所。生。子。頰。有。寵。其。母。雙。故。子。頰。有。寵。為。國。為。
 之。師。莊。王。使。為。國。為。子。頰。師。及。惠。王。即。位。惠。王。乃。莊。王。之。孫。即。王。位。取。為。
 國。之。國。以。為。國。惠。王。取。為。國。之。國。以。為。王。之。苑。國。邊。伯。之。官。周。大。夫。邊。伯。
 之。官。室。近。於。王。宮。附。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官。室。以。益。王。之。
 官。室。王。奪。子。禽。視。跪。與。屠。父。同。惠。王。又。奪。周。大。夫。三。人。之。邑。跪。蘇。上。而。
 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連。也。惠。王。又。收。石。連。之。秩。祿。故。為。國。使。國。者。邊。伯。長。
 官。者。石。連。使。秩。者。屠。父。子。禽。視。跪。使。田。者。作。亂。傳。詳。言。六。人。作。亂。之。世。因。
 蘇。氏。蘇。氏。周。大。夫。德。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遂。與。周。不。和。故。因。之。以。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四

二十三

作亂。東萊呂祖謙傳說為國。邊伯。石連。屠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
 秩。五大夫奉公子類以伐焉。惠王致亂之因。只是自貪裏米。續說同。

水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